老 爹

◇新区 郭雅昕

俺爹一米七五的个头，自夸是男人的标准身高。俺爹不帅，已是“满脸桃花开”。俺爹做事情一流认真，现在正在书桌前研究我的数学题呢。用老妈的话说，“人家是研究生嘛”。

老爹是个孝子，前脚在城里站住了脚，后脚就把爷爷奶奶接来了。这下，我老妈可省心了。洗碗做饭洗衣服奶奶干，带孩子浇花爷爷干。孝顺的老爹不干了。他说老人应该多享享清福，不能过分劳累。于是，紧急召开了家庭会议，经过一番商定，家人一致认为在家务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搞特权，老人更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该年轻人锻炼的事情坚决不能越级行事。这样一来，爷爷奶奶无话可说了，老妈又重新上岗了。

我的老爹就是这样，总是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就把问题化解，使我们家其乐融融，俺老爹魅力可大吧？

豆豉里的回忆

◇新区 李艾叶

进入腊月，餐桌上就多了一道豆豉。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才能记起有关的情感和意蕴。在熟悉的豆豉味中，久远又碎成片断的记忆如幻影浮现。

记忆里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棉衣永远挡不住寒风的凌厉，弱小的身体时常感觉不到暖和气儿。每个孩子手里，总是拎着一个“火笼”——用薄薄的铁皮箍成一个带底的浅浅圆筒，铁丝当提梁。筒底垫上厚厚的白灰，加上几块木焦炭，走到哪里拎到哪里，又暖手，又驱潮。

从家到学校，有十六七里地。早上，妈妈会往我的小布袋里放几把大米，到校后交给学校食堂的伙计，添上水，放在大蒸笼上。中午放学，先跑到食堂领米饭。菜，一般只有豆豉。往往等不到菜热透，我和弟弟便急不可待地各拨出一半，搅在米饭里，狼吞虎咽起来。有时候，妈妈也会准备点别的，比如尖椒炒干茄丝、酸豆角剁肉沫等，但最多的，还是豆豉。有着臭豆腐一样的奇特的味道，合着辣得舌尖发麻的感觉，在已发黑老朽、四面透风的旧式木楼教室里，我和小弟围坐在“火笼”旁吃饭的香甜，成了现在对豆豉的全部记忆。

与六岁的儿子说起上学，总以下面的话鼓励他：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能带弟弟，自己准备午饭了……儿子一脸茫然，手里拿着遥控汽车，问：姥姥干什么去了？她为什么不送你上学？哎，当时少年的那些辛苦，如今的孩子怎么能明白。

令人震撼的玉龙雪山

◇新区 李永军

从丽江古城往玉龙雪山的路上，导游很尽责地推销丽江的美丽，我的心却又回到十年前第一次瞻仰玉龙雪山时的情境。

忽然，同行开始欢呼，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出来，原来是一条云带缠绕在山脚下，如梦似幻；白云缭绕间，几个山头若隐若现。能看到的山峰只有四五个，云彩须臾不离左右，更为雪山增加了些许神秘；时而云雾缠裹，雪山乍隐乍现，犹抱琵琶半遮面；时而山顶云封，深奥莫测；时而上下俱开，白云横腰一围，另具一番风姿。一时间，我觉得雪山应该是美丽的女子，在向人们展示她的婀娜美丽！一时又觉得雪山是令人敬畏的大神，在施展他无穷的法力变幻！

改坐在电瓶车上，玉龙雪山全貌更显开阔，雪山主要由石灰岩与玄武岩构成，黑白分明，故又称为“黑白雪山”，是纳西族及丽江各民族心目中一座神圣的山，纳西族的保护神“三朵”就是玉龙雪山的化身，至今丽江还举行每年一度盛大的“三朵节”。

山下的松树和杜鹃，还有其他不知名的花草树木，都是洋洋洒洒，舒舒展展，就是最矮小的植物，也并不猥琐，依然是洒脱得很。

坐电瓶车，辗转几回，到了云杉坪，一个人走在环绕的木板铺设的路上，仔细看云杉坪周围的密林中，树木参天，枯枝倒挂，枝上的树胡子、林间随处横呈的腐木、枯枝败叶上都长满青苔，好像千百年都没人来打扰过，就像一个天然的乐园。偶尔一棵长着红叶的小树，便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如平静的水面上，飘落的一片叶子，便会引人无数的遐想，带给我们无限的动感！无怪乎蛰居丽江27年之久的美籍地理人文学家约瑟夫·洛克在弥留之际，曾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与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更情愿回到那美丽的尤舞各（云杉坪在纳西语中的称呼）长眠”。

踏上丽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玉龙雪山，从此，雪山就无处不在，在丽江古城漫步，你几乎随时可见；在宾馆里打开窗子，你无意间就和雪山幸会；在车上，你也会听到不时的惊呼，雪山就在你的对面！

我不禁有些嫉妒这里的人们，他们唱歌、他们喝酒、他们舞蹈，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幸福！在这样的幸福中，你还会有他想吗？我不禁要融化在这幸福中了！

山间清音（国画） 王国强 作

王国强，字淇山，生于197年3月，河南省安阳人，现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国画家协会会员、鹤壁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其作品以表现山岳的雄浑气概和阳刚之美，笔墨浑厚润泽，气韵生动。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大展。

辣椒串，中国结

◇丁兆如

周末回家，老远就看到大门口火红一片，走近一看，是红辣椒厚厚地铺在空地上。两棵粗枣树上也搭满了，一串挨着一串，一摞压着一摞。

父亲正用一把木锨翻动红辣椒，轻轻地，慢慢地，生怕弄破了红辣椒薄薄的皮。红辣椒呢，就像山里顽皮的光腚娃儿，跟着木锨的一铲一翻一抖，骨碌骨碌就翻过了身，于是太阳又把它的温暖烘上它们的另一面。

父亲抬头看到了我们，扭过脸慈爱地对着他的孙女，说娃，闻见了没，香啊！

院子里的色彩更是绚烂，屋檐下满是辣椒，像一股股顺势燃烧的火，地上堆的却是金黄的玉米棒子和青青的一堆大白菜，简直就是乡村的三原色。正在串辣椒的母亲见我们来了，忙起身，拍拍围裙上的尘土，迎上来。

五岁的女儿说的最是生动，她说，爸爸，快看堂屋门爷爷贴的对联。对联？忙走过去，还真像，是年年要贴的中国红：两边细长的门框上各挂一串；横梁的两端，自然是横批，像极了写着的“春”和“福”，看着就喜庆。

母亲笑着对我说，红辣椒辟邪，挂在门上好，挂得越多咱家的日子越红火。回来时，母亲给我们装了四大串红辣椒，一到家女儿就把其中两串盘成一个中国结，挂在客厅的正墙上。过了一会，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召集我和她妈妈开会，说你们俩炒菜时谁都不能打中国结的主意，有几个辣椒我都数好了。

这个别样的中国结，红得那么温暖，那么稳重。

我在，你也要在

◇墨痕之花

先生和我都是学文科的，虽然严格地说他这个文科生是半路出家，可好歹也受了几年人文思想熏陶，因此，两人常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而发生战争。而且，两个人还都是较真的人，常常会争执不下，非要争出个是非曲直不可。

结婚十几年，我们婚姻的主旋律就是争吵。先生说我：你就会在外面温柔。我怪先生：你只会对外人好。朋友们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在外面都那么温柔、谦让，为什么在家里就不行了呢？

曾对先生说：你是大男人，为什么就不能让着点？他很严肃地回答：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难道你错了我也要说对？那不是太没原则？

拥有一份好的婚姻需要很多，却偏偏不需要较真。朋友批评我太爱较真，而且较的不是地方。还开玩笑说当初没爱上我就是因为这点，末了，还说：我太太就不这样。

我嘴上虽然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心里自然是明白的，但终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真要碰上了，又做不来和稀泥的事情，还是眼里揉不得沙子，忍不住要较真。

最近，不知不觉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在家里，不管我怎么批评，怎么责备，先生都只笑着说对，说好，听不到针锋相对的回应了。本来是准备好开战的，最后拳头打出去，碰到一堆软棉花，那感觉，实在有点怪怪的。

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跟着谁学会了怜香惜玉？或者是学老子学《论语》开了窍？抑或是……在外面有了情况，愧对于我，所以对我特别好？找他探究，却只笑不说，留给我无穷的疑问。

那日，抓住先生穷追不舍。逼问半天，先生突然有些赧颜，很内疚地说：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你死了，我哭啊哭啊，也哭死了，结果就醒了，一看，你还睡在身边。所以，那天我对你特别好。

只为一个梦。这是什么理由？和之前的猜测相去甚远。先生又说：昨天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自己死了。唉，人生真是无常啊。我停住了笑，沉默。人生无常，这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此时此刻，重重地撞击着我。

于是，想起儿子出国后先生的慨叹来：如今，我们也是二老了。岁月，就这样悄悄从指缝间溜掉了，还有什么事情值得较真呢？看看身边，父母一生互相包容、谦让，年已八旬，依然能够相依相伴，同进同出，令人羡慕。如此，从今天开始，做一个会和稀泥的人，只希望，我在，你也要在。

■淇水诗情

日历前的思考

◇山城区 赵凤岐

或默默地坐在案边
或静静地站在墙上
你是一部人生的史册
一部加减乘除的台账

满腹的悲叹无聊的纷争
在你身上
留不下什么痕迹
开心的微笑辛勤的耕耘
却无限加重着你的分量

有的人将你一张张撕去
寿命一日日递减
有的人将你一页页翻起
生命却在一天天延长

开心的事情

◇淇县 杨开亮

整天忙忙碌碌
旋成一台不停的机器
偶而闲下来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起
有多少开心的事情
可以回忆

曾经的岁月如歌
在额头堆叠成山川
山川沧桑无语
翻卷心田起涟漪
有一叶童心的小船悠游

童心不老
心灵的广场就不会萧瑟
很怀念儿时的快乐
薄得透明
开心连连

雨霖铃

◇山城区 郭江华

铃声
穿越千年的风雨
依稀传来

红颜薄命
以另一种方式诠释
爱以一场悲剧结束

夜雨敲窗
打湿了情感
还有生生不息的伤痛
肆虐的情感开始疯长

冷落了《霓裳羽衣》
冷落了长生殿
凄清的梨园
丝竹笙箫布满灰尘
艺人们无精打采

盛唐的强音哽咽成
一声叹息
谁说男人只爱江山

柔弱得不如女子
一代君王
竟束手无策

华清池氤氲出香气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疑是岭南荔枝又来
爱情神话却不再上演

物是人非事事休
一袭白绫割断了
饱满的男人气概
割出了千古绝唱

梧桐更兼秋雨
紫玉笛冰凉如铁
铃声不止……
长恨不止……